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第四屆會議以後(純)——這纔是千載一時的

機會(文)——事變末路快到了(貴)——日

本反抗接管大治鐵礦(庶)

回顧與希望

國民政府與易執士的關稅提案

又一個關稅會議?

經濟組織的進化

神話裏的王子(二)(小說)

讀「北方戰局中山西的地位」(通信)

征蓬

松子

召亭

周佛海

西滄

蕭朗齋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7. No. 166, February 11, 1928.

第七卷第一六六期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一日
每星期六日出版
號立券之新聞紙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運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一年容易過 大家回首當年

現在生活程度日高了物價較諸十年二十年前竟有高出一倍或數倍者生活之難即此可以概見日後物價之繼續增高自在我們意料之中諸君現在在社會服務的時候一定想得到自己的子女快要長大了最要緊的教育費以及婚嫁費應該積儲些起來積蓄年高了瞻養費亦應該預備些起來若果積儲預備的方法只有以月之所入節省幾文下來存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日積月累等到需用的時候一次的提取出來變成了大宗款項免得臨時四處張羅這豈不是絕妙的方法有意儲蓄的諸君們盡嘗試之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地址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 中央八〇五〇號
章程 函索即寄

政 法 叢 書

△ 新 出 二 種 △

勞 動 立 法 原 理 一冊一元一角

樊 弘著勞動立法，世界各國皆已先後實行，為制裁僱傭間爭議的最好方法。著者的目的欲以此書為解決中國勞動問題之一助，故於書中詳述勞動立法的原理與原則，並引歐美各國的立法情形，以資參證。全書所取材料，多為關於國內的，而非國際的，故於編末更述萬國勞動立法的進化，以明此種國際勞動的必要及其過去與現在的概況。

社 會 法 理 學 論 略 一冊五角

陸 鼎撰譯原書為美國哈佛大學法科主教授德所著陳述歐洲數百年來法理學之派別並時及於美國法學界之傾向而結論則歸於社會學的法學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周 鯁 生 著 【定價一元二角】

解 放 運 動 中 之 對 外 問 題

要曉得我國國際地位是個怎麼樣，要曉得我國的對外問題應當如何着手，不可不讀本書。本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概論中國的國際地位及國民解放運動；中編討論關於不平等條約之諸種問題；下編評論最近各項交涉案及當局的外交方法。

上 海 白 克 路 北 太 平 洋 書 店 出 版
河 路 八 號

國人需求的精鹽，去三不幸停頓了八個月。承各位熱心實業同志的呼籲，及政體諒商困的維持，現在總算是再到社會上替愛吃紅鹽講求衛生的國人來効。不過在停頓的時期，許多號稱精鹽來投機的也不少，價值非常的貴，貨并不精；還有外國來的鹽，也充塞了市面。這種投機式鹽，對於政府沒有登記過，對於國家沒有納稅過，并且價值極貴，對於國民的負擔加上得不少。所以在去年精鹽蒙難的時期內，雖說是精鹽商人受了莫大的損失，對於國民經濟的損失同國民期望的宰負，更覺得抱歉極了。現在精鹽仍舊發售，各處都有代賣店。總代

賣處在英租界牯嶺路十七號。電話中

央七三六五，本公司就不做零賣了。

久大精鹽公司

上海經理處啟

地址 上海仁記路三十五號

本社啟事

本刊第一六四期因爲陰歷年底印刷停工的緣故，耽擱了一星期，滿擬自第一六五期以後可以照常出版，不幸裝釘作發生問題，又不得不遲延一星期。但是我們總希望從第本期起，或是最遲從下期起，能够恢復原狀。特此佈告。

時事短評

第四屆會議以後

第四屆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基于蔣介石氏的斡旋，與諸位委員的相互諒解，已于二月二日在寧開幕，二月七日順利的閉幕了。會議的結果，成立了一個合法黨部，並且給予了黨部一個新的組織法；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並且給予政府一個新的根本組織法；議決了一個召集第三屆代表大會的日期，並且決定了幾種整理黨務的方案。這些自然都是全體會議必須履行的職責；但是我們如果回思一月以前黨的勢力衝突的狀況，我們實不能不承認這

種成就，出手一般人的意外。

我們曾經說過，國民黨如果希冀從破壞的階段，進到建設的階段，必先努力樹立一個安定的政府；而安定政府的樹立，至少含有兩個條件：就人的要素而言，安定的政府必須是黨內一切優秀分子的團結，決不是黨內任何一派「清一色」的組合。就法的要素而言，安定的政府必須具備一個賦有幾分固定性的根本組織法；如果國民政府的組織可由國民政府自行朝夕變更，便利誠然便利，安定政府便永遠不會實現。從這屆執監會議的結果看去，這兩個條件，大體上總算實現了。因此，我們盼望這次會議以後，政治秩序日趨安定，黨內一切優秀分子，能夠逐漸施展他們的本能，為民衆解除幾分痛苦，為社會增進幾分福利，為國民黨恢復一年以前的國民信仰。這是我們祝福的話。

實則目前政治情狀的嚴重，亦極不容國民黨員繼續自相紛擾了：共產黨勢力既向潛伏各地，且夕有爆發之虞，而所謂「第三黨」者，近來亦時震吾人之耳鼓，對於少數青年亦不無幾分潛勢力。假使「國民黨」不能及早樹立一種安定的政府，以履行他的主義或約言，誰能保障國民黨的地位與勢力永不顛滅？所以祝福之餘？我們不能不更對黨的領袖以及一般黨員，鄭重的表示憂危，以當警惕。（純）

這纔是千載一時的機會！

去年春間，國在軍津浦綫上，將到亳州，奉軍在河南打下敗仗的時候，舉國的民衆，都額手稱慶，以為時期到了，十六年來的國民革命，而今成功了。不幸那不爭氣的唐生智和搗亂的共產黨，開了倒車，幾致革命全功盡棄。熱烈萬分的時候，忽然兜頭的澆了一場冷水，教我們一般民衆，焉得不垂頭喪氣；相顧失色。然而我們要知道，鸚哥說人話，畢竟是假的。唐生智究竟是軍閥，任你共產黨來也好，國民黨來也好，他的軍閥劣性，遲早是要發洩出來的。所以，去年春間的機會，祇是一個假機會；去年春間我們的希望，祇是建設在行雲流水上。失掉了假機會，有何可惜？

去年冬間，真革命軍從首都出發了。一方面西征，一方面北伐。北伐軍再度奪回了徐州；西征軍一氣打到了武漢。程潛裏氣的我們，又不覺勇氣百倍，拭目以待北方軍閥的倒塌。然而那湘風雲，瞬息萬變，又叫我們懸揣不定，這是如何纔好？……

好機會又來了。現在三湘的問題，就快解決了。從此西征軍可無後顧之憂，正好趕上前方，完成北伐。我們的希望如此，西征將士，一再宣言，也是如此。讓你敵方無賴之徒，如何造謠挑撥，讓你腐敗惡化之徒，如何的離間，光明磊落的革命健兒，想必須刻就要從事實上做給你們看看。現在孫張的暗鬥，孫楊的翻

幣，奉票的大跌，大乃會的蜂起，已成了軍閥自身不了的問題，祇要我們加上一點力量——祇要西征的戰士，從事實上表明他們絕無地盤的思想，祇要他們積極的表見革命的精神——在這時候，「打倒軍閥」，才叫做摧枯拉朽。這纔是千載一時的機會。

(文)

奉張末路 快到了。

近來西北國民軍在京漢綫上的發展，業已深入直隸南部了。張學良等既屢戰屢敗，自然沒有再出應戰的勇氣。於是運籌帷幄的楊宇霆，乃不得不親自出馬作孤注之一擲了。楊宇霆雖然號稱張勳的智囊，不過他的戰術經驗，單就那年在江蘇見逼於孫傳芳不戰而逃的一樁事看來，我們也就不難推知了。津浦綫方面，近來雖然沒有積極的動作，但是再過幾星期，氣候稍稍緩和，自然要大舉北進了。我方變管齊了，敵方腹背受敵，奉逆軍事上的地位已夠危險了。山東省銀行倒閉，直隸省銀行停兌，直魯境內的政費姑且不說，就連打先鋒的白俄軍隊，一月以前，也因餉被解散了。奉天的財政，最近又因奉票的暴落（每奉票四十元不過值大洋一元），事實上也要破產了。不說商家閉門的閉門，法官辭職的辭職，就是軍隊對於他們自己餉項，也有拒絕用紙幣的舉動了。這樣看來，縱令奉逆在軍事上再能夠勉強維持幾個月，後方的財政經濟既已陷于絕境，他的末路也要快到了，何況那軍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六十六期

事上的危險並不減於財政呢？現在我們第四次執委會業已圓滿地閉會了，我們希望各方面的同志——武裝和長衫——趁這機會，和衷共濟，儘兩三個月以內捐竭全付精神，打到北京，完成革命！(實)

日本反抗 管大冶鐵礦

自國民政府交通部整理漢冶萍公司委員會決計接收大冶鐵礦後。我們連日在報紙上見了日本方面許多反對這件事的消息：電通社一月二十八日東京電「漢冶萍自移南京政府管理之下，業務并無起色。已訂契約之鑽石，運往日本者反形減少。日本政府擬要求南京政府退還管理。并特派財務官赴上海交涉；」又中央社一月二十八日南京電，「馬日日本派兵艦至大冶，攝日日本兵上陸進大冶，鐵礦山示威，反抗國民政府接管該礦；」又中央社二月二日南京電，「據大冶來電日兵艦停泊不走，水兵連日示威，國民政府如欲接管，彼則擬派陸戰隊六百人以上岸保護；」又另一消息謂「日本政府對漢冶萍公司交涉案，已決定派公使林財務官等乘日船賀茂丸，定於本月六日抵滬。抵滬後，并將赴事與政府方面有所接洽。」照上面的情形看來，似乎日本要用外交軍事變管齊下的政策，來對付漢冶萍的問題了。他的目的，仍不外要維持不平等條約中二十一條第三條第一款所謂「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并允如未

經日本國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的鬼話。二十一條的條約，我們國民根本未嘗承認。鐵礦是我們中國的。爲什麼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日本自己鐵礦很少，訂結了許多不公平的借款合同，用了許多心計，想把漢冶萍弄到掌握中，這是誰也知道的。現在國民政府在這訓政開始劈頭，本建設的方案，想拿他整頓起來，自是刻不容緩的事。難道日本一用水兵示威，政府方面就會軟下去嗎？要曉得我們此次的接收，并不是把該公司的內外債一起推翻不承認。祇要整理到有辦法的時候，就是要還本付息，也不一定否認。并且如果聽該公司目前的樣子自生自滅的下去，究竟與日本有何利益。所以我們對付日本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聽該公司永久停工，以至於完全破產，同時亦不讓日本人在大冶自由行動。凡屬吾國工人，亦不代日本人爲奴隸的工作；一種是積極的：提高鐵砂出口稅，宣布鐵礦國有，設立全國鐵政局，凡鐵砂出口，須由該局核准。并將安徽當塗及湖北象鼻山的鐵礦自行設廠提煉。我以爲這兩種法子，比較日本用水兵示威，還要厲害一點。我替聰明的日本人設想，也犯不着在我們「喚起民衆」的時候，用橫蠻的高壓手段來對付我們罷。（庶）

回顧與希望

征蓬

去年的今日，一般向上的民衆，慶祝國民革命的進步，是何等的熱烈。今年的今日，那無數焦頭爛額的民衆，默然相顧，頭沛流離，又是何等的可憐。這是國民革命的錯誤嗎？我們敢大膽的答應說：否。何以故？一個國家在一個時代的革命，是沒有先例的。凡屬辦一件沒有先例的事業，任你在理想上如何的謹慎，總得帶幾分冒險性，總免不掉若干的犧牲。沒有犧牲的革命，就不是革命。在這四面緊迫的時局中，不革命，就沒有澈底改造的可能。敬告一班民衆，我們如若希望中國改造的成功，我們就得準備精神和物質的犧牲。

邏輯教我們如此；在理論上，似乎無可否認。然則我們應該犧牲到什麼時候？能犧牲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不能不從事實上解決。現在姑且看一看事實何如。

去年今日，國民革命的障礙，祇有那奄奄待斃的北方軍閥。自從第三國際，實行他趁火打劫的陰謀，想把全民衆的革命，用不自然的方法，硬做成階級的爭鬥，又想把我們國民革命，整個的變成世界革命，於是革命戰綫以內，發生了莫大的糾紛。第三國際，久有他的計畫；祇要他的計畫能行，就是殺盡中國人，在他們看起來，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然而實行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從主義上，黨的立場上，黨的責任上，是不能採取那種自殺的手段。當此革命的意義，根本上發生問題的時候，第三國際，不獨

無絲毫妥協的表示，并且發出命令，破壞國民革命，撲滅國民黨。這樣一來，纔有分共，反兵，打共，滅共，等等不得已的舉動。在這一場惡戰中，國民革命的戰士，不知犧牲了多少；民衆的苦痛，又不知增加了幾何。

這些犧牲，是冤枉的麼？不是的。這些犧牲，是國民黨釀成的麼？更不是的。何以故？前已約略的說到，中國的國民革命，乃是應時勢而發生的國民運動。任你用什麼方法，是絕對不能遏止的。如果反抗革命的勢力愈大，或反抗的勢力愈長，爆發性的革命運動，勢必致愈形激烈。假定在我們四千多年的歷史中，沒有出來一個國民黨，今天就不會發生國民革命麼？假定國民黨不會在相當條件之下容納共黨，我們能保證共黨不在今日的中國活動麼？稍稍有點歷史的知識，稍稍明白世界的大勢，不難立刻回答這些問題。如果前項的答案是肯定的，一般民衆就得承認國民革命，不單是國民黨的負擔；大家也得出力。如果後項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共黨及反共運動所弄出的犧牲，就不應該專由國民黨負責。否，正表示國民黨擁護全民衆利益的精神。

這并不是爲國民黨辯護；是要請一般民衆，從事實上看出這一年來的痛苦，究竟應由誰負責。然而過去一年中，我們畢竟痛夠了，苦够了。現在還在這裏忍着痛，受着苦。失物罵盜，有何用處？覆船爭帆，更是笑話。

過去的事實，姑且不論。現在的情形何如？赤色的烈焰，雖然暫時已被撲滅，然而剩下的這枯焦透骨，紛亂如麻的社會，隨時都可燃燒。去年將要收場的軍閥，今年却在北方招兵買馬，結托外援，作最後的抵抗。最可怕的是那理論上不可能的日俄協定，而今竟實現了。照這看來，現在的局面，再清楚沒有。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結合，站在我們的正面；第三國際，用一切手段，搗毀我們的背面，還有那不明大勢的一羣無知者，邪邪許許，環繞着我們的側面。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候，我們一綫的生機，都繫在幾種小小的希望上：

第一，希望一般民衆，澈底的了解，在中國的戰場上，現在祇有三種力量；一是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二是共產黨與赤俄。三是國民黨。三者以外再沒有力量；三者以外再也造不出來力量來。假如有人，於三者以外想另樹一幟，假如那種力量，不加入國民黨，其結果，不落在軍閥方面，必落在共產黨方面。在革命進行的初期，共產黨與國民黨當然都站在革命的方面，以軍閥爲對手方。到了今日，軍閥和共產黨，在他們的戰略上，却落在一方面，以國民黨爲對手方。請看日俄的新妥協就是證據。在這戰綫轉換的時候，我們得認清誰是親，誰是仇。

第二，希望國民黨的領袖和黨員，關於國民黨的性質和策略上，與共產黨根本不同之點，有澈底覺悟。既然性質和策略不

同，進行的步驟，自然也不必相同。有許多共產黨不能用的方法，國民黨可用的。又有許多共產黨不能用的方法，國民黨萬不可用的。例如共產黨在他們全盤計畫上，在他的立場上，可以不顧中國民衆的痛苦，用極慘酷的手段，硬幹下去。然而國民黨不能不以中國民衆即時的利害爲利害；時時刻刻以擁護全民衆的利爲前提。換幾句話說：共產黨在某程度以內，可以乾脆的照他們的理想進行；而國民黨却不能不於實行理想之中，兼顧事實。再具體一點說：在共黨搗亂以後，一定要黨的組織，穩固到如何程度，然後向外發展，恐怕是根本的錯誤。

第三，希望國民黨的領袖和武裝同志，認清戰綫轉換以後，黨軍的危機與任務。革命軍最大的敵人，是站在我們前面的軍閥。後方搗亂的共產黨。固然是萬分的危險，然而他們的寄生和繁殖，直接是依靠不健全的社會；間接是依靠那前面的敵人。軍閥譬如癰疽；共黨譬如病菌。癰疽不除，病菌愈殖。雙方相依爲命，勢不至耗盡病體（民衆）的精力，微菌布滿全身不止。所以我們可以說說軍閥和共產黨是一體的東西。不過有形的軍閥，和成形的共產黨，是可以打的，然而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共產黨，是沒有法子打的。要對付微菌，祇有一個方法：那就是趕緊割去癰疽，把那病體的健康，好趁早恢復。

最後希望國民政府的外交當局和對手方的列強外交當局，趕

緊確立方針，促成彼此政府與國民間的了解，滿足國民黨統治下中國民國最小限度的要求。一年以來，在中國方面，消極的外交政策，可算做出一個相當的成績；弄成一個舉世疑懼的局面，在列強的方面，也弄了許多愚笨的手腕，叫數十年受壓迫的中國民族，愈加憤慨。這種實際的惡感，據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并非都是第三國際造成的。不過因爲那一般以強有力自居者，始終不見覺悟；始終不顧他們自身將來的危險，第三者然後從中播弄罷了。

總之，中國的革命運動到了現在，誰也不能遏止。好也好，壞也好。軍閥的生命愈久，民衆的痛苦愈大，共黨的潛勢力愈進，國民黨的立場愈難。革命運動既然是不可遏止的，軍閥的倒塌，絕對沒有問題。然則革命戰爭延長，結果怎樣？從此我們得了一個總結案：如果我們中國的民衆預備把自己做犧牲品，來發動世界的大火，儘可以糊裏糊塗，得過且過，叫現在的局面拖延下去。如果有了覺悟，眼看見將來的困苦比現在還要難堪，那就得趕急各出各的力，或從中贊助，或直接參加打倒北方軍閥的運動；縮短軍政時期。革命戰綫以內的問題，可以了就得趕緊了了他罷。

國民政府與易統士的關稅提案

松子

英國公使羅遜氏南遊，同時代理總稅務司英人易執士亦南來與國民政府接洽關稅事宜。這件事關係國民政府外交很大，值得國人特別注意。易執士的提案說是有四點：（一）保持關稅行政的統一，使二·五附稅南北一律改由海關徵收；（二）實行徵收一二·五關稅，以增加稅收；（三）南北兩方政府派委員在滬會議制定稅率；（四）一九二九年實行關稅自主。在表面上看來，這種提案似乎也很適於中國現情，對於關稅問題，構成一種實用的解決方法。可是我們仔細考究易執士氏這次行動的用意及其提案所致的效果，我們便覺得今日國民政府對付此事，應當十分慎重。

總稅務司名義上雖然是中國政府的僱員，實際上代表外國尤其是英國的利益，久已是不可諱的事實。維持總稅務司的職權及現任總稅務司英人易執士的地位，是英國的利益。然而從國民革命發展到長江以來，總稅務司的制度已感動搖，至於易執士個人地位在南方更無根據。易執士是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總稅務司安格聯被免職後，由北京政府任命為代理的。易執士之代理地位，原未經過國民政府的承認；現在欲由北京閣政府，任為正式的總稅務司，若不取得國民政府同意，如何能行使職權？為解決這個困難，便是他南來接洽的一個目的。中國的財政久已到了不能履行外債義務的階段。在北方軍閥政府之下，濫借濫費，至

今無擔保或擔保不確實之外債總額，說是已達七萬萬八千五百餘萬元，其中日本最占鉅額（有名的西原借款便是一顯例），英國次之。此等債權久無着落。所以增加關稅，整理外債，便是償還國的利益。在往年關稅會議的時候，日本人有此用意。這次易執士提議增稅，也無非要將新增稅收，移充無擔保或擔保不確實的外債之基金，還是為外人自己的利益着想。

現在轉過來，從國民政府的立場上看來，易執士的提案如果承認，至少有下列之各項效果不可不顧慮的。第一，國民政府在原則上主張中國關稅自主權，並且曾於去年正式宣布過實行關稅自主的。現在若經由外人總稅務司之手，和外國協定過渡關稅及自主實行時期，是不是和國民政府自己已定的宗旨相違背？況且所謂一九二九年關稅自主之說，能否如易執士所提議，得到強同意，如期實行，尚不可必！第二，國民政府勢力已經占有全國之大半，在中國為唯一能代表國民的政府，向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有對等的資格。今若是承認北京派人與國民政府在滬開關稅會議，是不是徒然引起誤會，增重了北方軍閥的權威。第三，中國海關行政，操於外人之手，大權旁落，幾於不可挽回。現在國民政府掌握政權，正好打破現狀，根本的改組海關行政。容納易執士的提案承認易執士總稅務司地位，是不是間接的維持了現行海關制度，反乎黨政府收回關稅權之根本精神？

國民黨的對外政策，雖主平和，可是不妥協的。關稅自主，是黨政府根本方針，應當自己有個整部的計畫，定出實行的步驟，而決不是可以靠一個客卿的斡旋成功的。北京的軍閥政府儘管仰外人的鼻息，革命的國民政府決不可以承認僱用的一個外人，有選派代謀的資格。至於關稅增收之實行算來每年有七千餘萬兩，國民政府可分得可分之六七，但若是如外人所預期的，將新增稅收實行整理外債，則所餘恐怕亦有限了。國民政府難道可以爲目前財政上一點小的收入，犧牲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大原則嗎？我們若想到北京的軍閥政府亦將因此而增加收入，救濟目前財政的困難，更覺得易執士的提案，在政治上的關係很大，不可以輕易承認了。誰也知道，北方財政達到了無辦法的境遇，易執士提案的實行是北方軍閥所最利的，他的使命，是經過了北京政府同意的。就國民革命的策略上着想，我們也不可以贊助易執士使命的成功吧。

一七，二，八，上海。

又一個關稅會議？

召亭

這兩個星期以來，關稅問題不僅是成了外交上的大事，并且好像也多少的成了內交的關鍵。前幾天的空氣佈滿了煙霧，我們看不清楚是怎樣的一回事；這幾天比較的容易窺見一點內幕。現在的情形是英國，日本，和北京政府在那裏玩把戲，社會方面正

要看國民政府怎樣的應付。

英國向來在中國商業勢力最大，所以中外的政府也都承認操縱關稅行政的總稅務司必須用英國人，總稅務司在名義上雖是中國的官吏，而實際上是英國的代表。關稅行政雖在列強共管之下，而大權實際上在英國之手。但是這幾年因爲中國的內爭，用錢要緊，各地方的當局時常的干涉關稅行政，因此舊有外國支配的統一的關稅行政，漸漸的就破壞了。英國爲保持它舊有的勢力，自然以維持關稅舊制爲最便利，去年英國的新公使蓋氏到中國以後所發展的對華新政策，已經微露這種意思。這幾天傳說英使擬向各條約國提出「共同行爲之試驗案」及北京代理總稅務司易執士已發表的關稅問題的「節略」，這兩件東西的內容簡直是告訴中國各方的當局說：「你們中國南北雙方若是彼此不預先的商議妥當，若是不得列強的同意，無論那一方要自由變動關稅，實際上是作不通的，所以英國現在提議；中國南北兩政府同列強在上海開一個稅則會議，一方面商定一個通行的稅率，一方面中國同列強訂一個「互惠」的條約，然後將按照新稅率所收的關稅，除扣還外債及公債外，把剩下的「關稅」統通按各海關的徵稅率，每月底分配於各該海關所在地的政府。」

英國所提出的這種辦法，日本極力反對，而張作霖的北京政府却極端贊成。日本這幾年對中國的政策是多方助長中國的內亂

。促成中國的分裂。別的國家在中國的主要目的是商業；中國的

內亂的確不利於他們的生意，他們若是助長中國的內亂，於他們實在不利。日本就不是這個樣子了。日本在中國的目的不但是通商，而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在滿蒙和山東，造成其移民的殖民地，中國越亂，日本越得下手；中國越不能統一，日本越多有擴張的機會。國民政府自從去年發展以後，南北成了對峙的局面。日本對南京表示好感，對北京實行壓迫；這種好感是專顧國民政府，那種壓迫是要幫助張作霖，——供給張作霖大宗的款項和大批的軍械，同時強迫張作霖允許整個的把滿蒙和山東賣給日本。這種辦法是日本對中國一條鞭的外交手段。假使南北對峙的局面延長，日本自然要把持北方的關稅行政；日本在北方的商業勢力大於英國，它就要要求列強承認它為北方關稅行政的領袖。現在英國所提議的辦法，不但是要謀關稅行政的統一，并且好像有促成南北議和的神氣。日本認英國的這種舉動完全與日本的利益衝突，日本的官方雖沒有正式反對的表示，而日本政府的通訊機關——東方電——這幾天已經在那裏反對和離間。東方電不客氣的發表意見，說「現在狀態下實施國定稅率及過渡稅率之事，日本持有反對之主張為中國所深知；」這個日本的通訊社還進一步，好像勸止北京的口吻，說「易執士所提的海關收入分配案，其結果有偏重於現占總收入十分之七之南方之傾向。」日本的態度

已經是顯明。

北京政府竟敢違背日本的意思，贊成英國的關稅提案，它自有它自己的用心。北京政府因為張作霖要靠着日本金錢和軍械過日子，這幾個月受日本逼迫，自然已經不少，心中也不會十分的滿意。現在英國的辦法，一來可以增添一個財源，二來可以借此牽制日本。再者，假如英國所主張的稅則會議可以開成，北京政府代表與國民政府的代表同樣的列席，也可以借此增加它在國際上的地位。再借着稅則的協商而醞釀南北妥協，南北議和，這更是北京政府所希望的事體。現在北京政府已經派定什麼顧維鈞王蔭泰梁士詒，各樣角色組織「關稅自主委員會」，正在那裏與高彩烈的討論「關稅自主。」那末，北京政府贊成英國的提案也自有它的用心。

國民政府方面，除了財政部長宋子文氏去月底發表管理關稅的宣言而外，也沒有別的代表。這宣言說：「國民政府現總轄二十一行省中之十六省，所收關稅佔百分之七十，加以管轄北京之當局，又非經前承認政府之法律繼承者，國民政府自不能承認任何團體有單獨行使管理關稅之權，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種管理之權。」這宣言是表明國民政府的實力，不承認北京政府有「單獨」管理關稅的權限，就反面解釋，似乎是說「共同」管理關稅，還有商量的餘地。若是咬文嚼字的吹求，這宣言是有些歸

病。這件事體牽涉許多的問題，所以極有慎重考慮的必要。我們就大處着想，國民政府的立腳點是：國民政府是要統一的中國，不要分裂的中國；是要打倒殘餘的軍閥張作霖，不要同他妥協；是要謀中國的自由解放，不能容忍日本的政治的侵略；是要關稅自主，不要使中國的關稅再受外人的支配或宰制。假如我們從這幾點着想，英國所提議的辦法，國民政府是不應該承認的。即拿出國民政府已經頒布的國關定稅稅率條例，作一個討論的基礎；談判的形式？也只能依照國民政府早經決定的政策，與關係國分別談判，不能承認團體談判；而尤不能容許北京政府加入會議，作為一個對等的第三方。

經濟組織的進化

周佛海

一 資本制度以前的經濟組織

人類自有歷史以來，經濟組織，經過了許多變遷和發展。我們現在試以生產的目的和階級的有無為標準，而觀察經濟社會的進化。

以生產的目的為標準，經濟社會可分為三個發展的階段：第一段是自己生產，第二段是商品生產。商品生產之中，又分為單純的商品生產和資本家的商品生產。自己生產，就是各人只生產自己要使用的東西。商品生產就是生產別人要使用的東西。單純

的商品生產，就是企業者和勞動者，同為一人所經營的商品生產，資本家的商品生產，就是企業者是一人而勞動者另為一人所經營的商品生產。以階級為標準，經濟社會可以分做四段：一為原始時代的共產組織，二為奴隸制度，三為農奴制度，四為工錢勞動制。

原始時代，人類的生產力非常幼稚，一個人的勞動，僅足以維持自己的生活而無餘裕，所以不能以一個人勞動而維持多數人的生活。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剩餘勞動。所以此時就不會發生剝收別人的剩餘勞動的階級，和剩餘勞動被人奪去的階級，況且這個時代，人類大概都是以血緣關係而結合的，他們的團體就是家庭氏族，各份子都是平等的，共同勞動，共同所有土地及生產物。社會中既無階級的區別，而其生產又是自給自足，不是拿來買賣。各人自己要用的東西，在自己所屬的團體裏面都可以尋得出，拿來自己使用。總之：這個時代，社會中既沒有階級的區別而生產的目的又是自足，不在交換。

後來血緣團體內的人口日益增加，不能維持狹小的地域，於是就向外發展。氏族與氏族之間，就發生了戰爭。在生產力幼稚的時代，一人之力不能養活多人，所以勝者所捕得的俘虜，或殺戮，或使其加入自己的團體而為平等的份子。及後生產力增加俘虜就都拿來做奴隸了。人類社會，就生出了最初的被壓迫階級

——奴隸階級。奴隸的主人，掠奪奴隸的剩餘生產物而生活。階級的對立就因之成立。同時人類的慾望，日形增大，須求生產力的增加，而來滿足。要求增加生產力的結果，就發生了分工。就是各個人所需的東西，不必一切都由自己生產，自己生產這樣，別人生產那樣，於是形成種種職業，而發生手工業。在奴隸制度之下，一切生產的勞動，都由奴隸來擔負，所以大部分的手工業也是奴隸經營，然而同時自由民之中，却有許多獨立的工匠，這種獨立的工匠一發生，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交易。在自己生產的時代。並非決沒有交易，因為地方產物不同的原因，間或也有這種行為，不過生產的目的不是買賣罷了。但是獨立的工匠一發生，他們只生產一兩種東西，自己的慾望決不能直接以自己的勞動的生產物來滿足，必以自己的生產物和別人交換，間接用以滿足自己的慾望。所以生產的目的，并不在自己使用，而在和別人交換。這個時候就發生了商品生產。然而生產者自己所有生產手段，自己勞動，以一人而兼企業者和勞動者，所以這個時候，還是單純的商品生產。手工業者最初自己經營販賣，因為和他交易的，不過是附近的鄰人，其需要大抵容易正確知道，他們不必靠商人，商人發生雖早，其職務不過販賣異地或外國的珍奇貨物，在經濟生活上還沒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人類的慾望愈益增加，要求生產力增加的程度愈切，而奴隸

的勞動，既不熱心，又不活潑，不能應社會的需要，於是奴隸制度破壞，而進化為農奴制度。農奴不和奴隸一樣，終日為主人勞動，乃是由主人得着一定的土地，自己耕作；但每星期於耕作自己的土地之外，還要為其領主耕作一定的日數。領主與農奴的對立，就是中世的封建制度。同時，奴隸之中，有獨立而為工匠的，工匠與商人，遂羣集於交通方便之地，而組成自由都市。

現在稍考察工匠和商人的關係。工匠最初不倚靠商人，前面已經說過，後來勞動的生產力越增大，生產量就越增加，販賣需時甚多，對於手工業者的生產，就損害不少，同時販賣的市場又加擴大，不單和鄰人買賣，而且和別都市或別國交易。那末，對於別地的慾望，就不得不有相當的知識。手工業者一方面經營生產，一方面又要注意行銷，是做不到的，所以就不得不要求商人的媒介了。這種要求，早已發生，到了中世，越加利害。然而商人的販賣行為，和手工業者的販賣行為，其作用很不相同。例如裁縫，他的販賣行為，始於衣服的所有，他賣去衣服，取得貨幣，再以貨幣，購買他必需的東西。他的買賣行為，可以下列的公式來表明：

衣服——貨幣——衣服

他以一商品和貨幣相交換，再以所得的貨幣和別的商品交換，所以他的交換行為，形式上是以商品始，以商品終，實質上是以

賣却自己不能消費的一件商品，而獲得自己消費所必要的別的商品。而商人的買賣行為則不同，例如衣商，他想賣衣，而手中又無衣，遂以貨幣來買衣，再賣之而得貨幣。他的出發點就和手工業者不同，因為手工業者的交換行為，始於商品，而他的却始於貨幣。

—— 第一特點 ——

商人的買賣行為，形勢上，是始於貨幣，實質上是獲得價值而量不同的貨幣，換句話說，就是在得利潤。商業既能使商人得利潤，商人就是一個資本家，因為用來獲得利潤的一切財富，都是資本。然而這個時代，還是單純商品生產時代，不是資本家的商品生產時代。因為資本雖在商業範圍內活動，還沒有侵入生產界。等到中世末葉，資本侵入生產界之後，方成為資本家的商品生產時代。

再就中世的產業組織看，中世的產業組織就是同業公會，這種公會就各項職業組織而成，各有獨立的單位，無論什麼權力都不能干涉工業的主體為工主，他自己所有器具，原料和小作場。他大概都自己勞動，或者僱幾個工匠帮忙，或帶幾個徒弟。徒弟由工主維持生活，替工主做工，經了一定的年數（通常為七年）以後，就升為工匠，工匠可得一定的薪水，再修習數年以後，就可成為獨立的工主。工匠和徒弟，並不是為目前的衣食而勞動，

乃是為將來可成爲一個獨立的工主而勞動，他們都不過是暫時的勞動者，將來都有獨立的希望。而且工主并非坐食，乃是和他們一起勞動，飲食起居，都在一處，所以他們之間，少有階級的意識，反多家族的情誼，這是中世手工業第一特點。同業公會的生產，不是以供給廣大的市場為目的，他的販路甚小，故沒有過多而成為恐慌的事；這是他的第二特點。

然而這種單純的商品生產和同業公會的產業組織，在歷史進行的過程中，不能滿足社會的要求，遂不得不讓位於資本家的商品生產，於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就發生了。

二 資本制度的發生

資本何以能侵入生產界？因為手工業已不能滿足漸次增高的商業的需要了。新航海及新大陸的發見，歐洲內部的交通發達，使內外市場大加擴張，商業既然繁盛，其所交易的貨物，自必增加，然而小規模的手工業，不能即刻為大量的生產，以供給市場，所以不得不求生產力較大的制度發生，於是資本制度，因之而起。然而商業資本，因為封建的法制和同業公會的組織等所限制，不能侵入生產界。因為資本制度的成立，要有兩個條件。而在中世的封建制度之下，農奴是附屬土地的，領主買賣土地，都和農奴一齊買賣，農奴固定於土地，不許遷徙自由。在這種狀態之下，勞動當然是不能自由的，而且農奴都由領土主得着一定的土

地，其最後的所有權雖仍屬諸領土，而農奴是占有者，可以當做自己的土地使用，所以生產手段，也沒有和勞動者分離。再看都市之中的同業公會，職業是固定的，生於某種職業之家，即須從事某種職業，父為裁縫，子亦必為裁縫，父為皮匠，子亦必為皮匠。職業既不能變動，所居的公會也不能自由變更，勞動的自由，自無希望。至於勞動者和生產手段的關係，前面已經說，是勞動者和企業者聯絡於一個人格之中的，勞動者即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即勞動者。就是工匠和徒弟，將來也都能成為工主，並非終身為人勞動。在這樣狀態之下，商人資本是無法侵入生產界的，換句話說，就是資本制度無由發生。資本制度，要這種封建制度及同業公會的限制了之後，才能發生；然則他們怎樣除去的？

先述同業公會。工匠和徒弟，經過一定修業年限之後，都可成為獨立的工主，前面已經說過。所以工主的數目，就日漸增多，工主既多，因為謀生的關係，就不得不發生競爭。從來的工主，想獨占其職業，不許別人來競爭，遂想出種種限制的方法，不輕易使徒弟升為工匠，工匠升為工主。他們故意把加入公會的條件和獲得工主權的條件，弄得非常困難。徒弟和工匠所應納的入會費和登記會，非常增加，甚或徵收二重，或三重，只要和經營不正當的職業的人有點血緣的關係，都不得為手工業者。徒弟修

業的年限既經延長，工匠所需的熟練，又復加強。要成為獨立的工主，實不容易。然而這些限制，對於工主自己的兒子或養子，全不適用。這種方法，他們最初很運用得巧妙，目的竟也達到了。工主的數，竟沒增加，眼前的競爭，也受了限制。然而正因為如此，却引起別個更為危險，帶着殺害的作用的競爭。不待說，他們能夠妨礙熟練的工匠或工主，然而工匠的存在，是無法可以消滅的，他們和工主一樣的熟練，而不得升為工主，不能正當的生活，遂不得不流為無產者了。正在這個時候，手工工業已不能滿足漸次增大的慾望，所以商人資本遂利用着這些無產者了。這些無產者，既沒加入公會，勞動可以自由，而又沒有生產手段，商人遂雇用他們集于自己的作場，為自己的利益而活動，于是資本就侵入生產界，而資本制度就發生了。

封建制度的崩壞，我們可以拿英國做代表來說明。英國自一三四八年黑死病發生以來，人口死去三分之一，鄉村的勞動者非常稀少，因之工資很貴，勞動者都各任意遷徙，各赴工資高貴的地方去工作。所以英國的農奴制度，事實上已於十四世紀的末葉就消滅了。以後剩下的，多是自由的小農戶，這個時候的工資勞動者，為數既少，且各有小屋及少數土地，此外還有共同的牧場。這就是十五世紀的英國勞動狀態，通常叫做黃金時代。後來因為羊毛價貴，領主盡把耕地變做牧場來畜羊；這就是在經濟史上占

重要位置的所謂圍園。圍園，就是把土地築籬包圍做大牧場，而讓農民離開土地，雖然議會屢次通過議案，禁止這種舉動，然而圍園土地，放逐農民，竟着着成功，到了十八世紀最後的二十年，獨立農民的土地，都已完全消滅。這些失掉了土地的農民，只有墮為無產者而流入都市了。商人就捉着這個機會，雇用他們入作場而為規模較大的生產，以應擴大的市場和慾望，於是資本制度，就因此發生，而生產遂成為資本家的商品生產。

許多勞動者，被一個雇主使用來生產商品，就可說是資本制度的發生。然而資本制度，最初是取手工工場工業形式的，就是聚集許多各種職業的勞動者于一處，各自獨立從事各自的工作，不與別人生密接的關係，這就是所謂單純的協力。然而就是這個單純的協力，生產力也要比同業公會的大，因為共同的，集合的勞動，比單獨的，孤立的勞動，要多供給許多生產物，確是明白的事實，不過資本制度的生產，不久停于這個單純的協力，進而為意識的，規律的協力。資本的生產的初期，資本家不過把勞動者聚集一起，不使他們分居於許多小工場，而結合於一個大工場，這不過是機械的聚集勞動者。此時能夠發生較大的生產力，不過是偶然的事，而且協作者自己也決不能預見。各個勞動者所生產的東西，和別個勞動者所生產的是一，勞動者來一個也不為多，去一個也不為少，別人的勞動與否，與他的勞動是沒有關

係的。這種機械的結合，現在遂變為有機的結合；這種表面的，偶然的結合，現在遂變成規律的結合了。總之：單純並行的勞動，現在變為提携的勞動了。這個時候，一件貨物不是自始自終，都是歸一人製造，乃是分成許多部分，各人只從事一部，合各人的各部而成為一個完成的貨物，所以這個貨物，就不是個人的生產物，而是社會的生產物。此時勞動者的結合，是有機的，一個人工作的原料，由在他前列的人來供給，而供給自己的生產物與後列的人作原料。全列的人，只要缺少一個，工作的全部，就要停頓。這種有機的結合，可使生產力非常增加。因為實行技術的分工，既可以省却由一工作移往別工作所費的時間，又可增加熱練。資本制度的生產力，既然這樣增加，就可以滿足日漸增大的慾望了。

然而因為交通的發達，人口的增加，以及文明的進步，人類的慾望還是增加，市場的範圍，還是擴張，手工的工場工業，又不能應社會的要求了，於是又成立機器的工場工業。

手工的工場工業時代和近世機器工業時代不同的特點，就是前者生產方法的革命，始於勞動力，而後者則始於勞動器具。我們現在無暇說明機器發明的歷史，只要知道機器一應用到生產方面，資本制度，就可謂完全成立了。

近世的大工業，一面實行細密的分工，一面應用大機器，顯

以生產力非常發達，他所生產的大量商品，不單是供給地方的或國內的須要，他的生產實在是商品生產的代表的模形，加之企業家和勞動者完全分離，企業交由資本家負責，勞動只歸無產者來担任，所以他的生產，又是資本家的商品生產之代表的模形了。

小說

神話裏的王子 (二) 梅立克原著 西澧譯

第二天她上來的時候，我十分留心的聽着。她是一個人嗎？……不，我聽得見她在說話；又聽見脚步声，好像有人回轉去了。「那位馬丁先生實在是客氣」，她進來時說：「他非得代我提來不行。」

「誰？」我冷冷的問。

「那位馬丁先生」，她又說。「你道還有誰肯討這麻煩？」

「噫！我並不知道他的名字是『馬丁』」我解釋說。「你好像同他很有交情似的。」

「噫！」那白來小姐說。「不要胡說！孩子，幹快做你的咖啡！」

雖然我以後不再在抽水機傍遇到馬丁先生了，可是我常常在從藝術學校回家的路上碰見他。每一次見他，我更喜歡他些。自

然我知道不僅僅是我單獨的在喜歡。他從沒有說過什麼，可是一個女子不用說就能知道，不是嗎？有時我聽說我們同居的有些少年人想盡了方法才吃到此東西，我就想到了他的困難一定比誰都不會少，簡直要哭了。有時我的飯幾乎把我噁住了，想到了他也許正坐在房子裏挨餓，他的下巴垂在胸膛上。我從沒有看見他的下巴垂在胸膛上——他從不灰心失望——可是我相信他的活潑是裝起來掩飾他的苦楚的。

我在那院子裏住了大約有二個月的光景，見了他那褂子，想起他的困難，實在使我再不能忍受了。我們那時成了那樣熟的朋友——因為從學校到家的那條路很長，尤其要是你走得不頂快——所以我以為他可以讓我像一個姊妹似的同他說話了。

「馬丁先生」，我一天同他回家時慚愧的說，「我要請你賞我一個光。」

「當然可以」，他說。「現在就說吧！什麼一回事？」

「唉」，我說，「我們都是學生，我們又是好朋友，你不能說因為我是女子，就不能當我是一個真正的伴侶。」我說到那裏，我臉都紅了，眼只望着自己的靴尖兒。

「可是我並沒有說這樣的話啊，」他一笑說。「我正靜聽着你要我做些什麼。」

「你不至於生氣吧？」我問。

「我相信我不至於同你生氣，」他鄭重的說。

「或是傷你的心？」

「我相信你不肯傷我的心的。」

「那麼，我要你讓我些少借幾個錢給你。等你有了錢再還我不好嗎？」

他瞪大了眼望着我；他——臉紅了。真的，他臉紅了，連額角都紅了。我恨我自己，雖然我竭力的說得極委婉。

「我是感激極了，」馬丁先生說。「信我的話，我並不缺少錢。可是你真是一個難得的伴侶。」

「喔，你的高傲的志氣不肯讓你承認罷了，」我說不下去了。「我嗓子裏好像有一塊東西塞住了。」

我們正走過一座橋，我立停了，望着那下沈的斜陽，想把淚珠兒忍住不掉下來。他立在我的一邊，有一分鐘不作聲。他再開口的時候，我幾乎不認得他的聲音了，那聲音顫得多厲害。

「你可以告訴我一件事麼？」他輕輕的問。
我點了點頭。

「你幹麼同我說這話？」

「因為我知道你窮。我也窮，懂得窮是怎樣一回事。可是我很容易省出一筆小款子來，我以為你會得很大度的讓我幫一下。」

「你已經幫了我了，」他回答；「幫了我來問你一個問題，那我以前沒有勇氣敢開口……親愛的小夥伴，你愛我嗎？」

「是的，」我告訴他。

「愛我那樣的深切，可以等到一個乞丐能夠要你的時候嗎？」

「是的，」我告訴他。

「我愛你，」馬丁先生說，「滿心的愛你！」

賽因河中的船正在行駛着，橋上也立着一羣人，可是我看不見他們。全巴黎城裏，除了我們倆，沒有別人了。我們獨自立在斜陽裏——我與他！

我知道尼白來小姐聽了要說什麼話，她不出我之所料的說——「噯！」她對我下警告道我做下了一件鹵莽的，不謹慎的事。

她一會兒責備自己，不該帶我上法國去，一會兒又預料我等白了頭也等不到結婚日子，只有孤老院是我的歸宿，她末了却又緊緊的抱了我，祝我幸福。尼白來小姐的脾氣就是這樣的古怪！

我們邀了我的未婚夫上樓來晚餐，一塊兒過的很樂。我有些着惱的是，在我出去做拌生菜的時候，她細細的攷問他的前程。自然我回來的時候看他那催促的樣子，和尼白來小姐不滿意的神色，就知道是怎麼會事了。可是我還得說我們那晚上很樂，雖然我很後悔不該以前常常同她說我怕他吃飯吃不飽。你想，我們一

邊在吃飯，她一邊在想這樣一餐豐富的飯是我愛人難得的飽餐，不見是怎樣舒服的事吧。這很使我感到痛苦。

好心的尼白來小姐！雖然她要我去預備晚餐，讓她有一個盤問他的機會，她現可在補過了，吃完了就收拾了杯盤去洗濯。她出去時還把門帶上了！那是他吻我的第一次。雖然以後發生了種種的事故，這情景依然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那間小小的點着油燈的屋子，從開着的窗口飄進來的木犀草的芬芳，我眼中瞧見的未來的樂境，一些也沒有減滅。就是到了年老頭白的時候，這情境還是躍躍在我目前的——他的聲音，他的接觸，我心中在歌唱的歡樂。

後來我們一路出門去。「我身上很有幾個銅子兒，」我的愛人求告道，「讓我們來浪費它一下！」在這樣的一晚我能謹慎嗎？我們走出了蒙巴尼司，走進了車龍馬水，咖啡館的燈火輝煌的巴黎。我們在星斗滿天的樹下喝了些菓汁和汽水，假裝着我們有的是錢。我想尼白來小姐從前也一定愛過的吧——不然，她怎樣能這樣的識相呢？我們那晚走的路很多。像小孩一樣，我們立了一個珠寶店的窗外開着玩笑，假裝着挑選那頂貴的訂婚戒指。像遊手好閒的人一樣，我們在一个正在開宴會的府邸邊立定了。是的，我們站在過道上，看闊人們下車，直到這時候我才記起我們的窮來。

「幹麼我們不能赴一個宴會呢？那多有意思啊！」

「你真想去一個宴會嗎？」我的愛人問。「也許這星期內我能領你去一個。要不要去想想方法？」

「像這樣的宴會嗎？」我笑道。「好極了！」

「好吧，」他回答，「我包不定會像這個一樣。可是，我可以說一定怪好玩的。尼白來小姐也去嗎？」

「她嗎？」我問道，「不要瞎說吧！」

他說道，「我不知道在這個城裏，最好上那兒去租一身禮服。我一向的交際和娛樂沒有要我找出這樣的智識來。」

就是說了這麼幾句話，我們走回家去了。我同尼白來小姐一樣的只道他是瞎說來着。可是過了一兩天，他又提起這話來，你可以想像我是怎樣的驚奇了。

「這事成了，」他說：「我的法子想成了。我們有了請帖了。」

「請帖！」我應聲的說。「什麼請帖？」

「就是明天晚上的宴會啊。」

「可是」我嚷道，「你不是說着玩的嗎？你不至於相信我會得去吧？那些人都都不認識。」

「喔，那有什麼要緊呢？」他回答。「交際社會裏的人們常到不認識的人的宴會去。這是很時髦的。」

「唉，我們可不是交際社會裏的人」，我提醒他道。「我又一點也不時髦。我不能去同一羣我從沒有瞧見過的學生們吃喝作樂。」

「你永遠做不了浪漫的人，露茜，」他說；「你一點都沒有得到這地方的精神。去一趟吧！要是你好好聽我的話，你一定會得到好處的。你瞧我的衣服都預備好了，要是不能去出一次風頭，我可要難受了。」

他既然這樣的堅持，我只好答應了。可是我並不高興。就不說我不願意闖到生人們裏面去，這又使他花錢很叫我不好受。並且我很不願意他穿了一身租來的衣服上宴會去。所以那天我到學校去的時候真是生氣極了。（未完）

通信

讀「北方戰局中山西的地位」

致現代評論記者

前幾天在貴報一五八期上，見有一止先生所作的「北方戰局中山西的地位」一篇。自己對於一止先生稍微有點貢獻；並且對於現在的中央黨部，亦稍微有點意見，所以不揣鄙陋，同先生談談。

在我們全國革命戰線中，山西有他的重要的地位，誠如一止先生所說。尤以山西的煤同鐵，為日本人所垂涎。故不惜竭力補助張作霖攻打山西。然而究竟有碍於世界白種人的眼目，所以只能以鎗砲彈藥為無限止的供給。這事並不是任意測度的，因為本人是北方國民革命軍的一分子，親眼看見奉軍所放的砲彈，有很多不是東三省兵工廠所能製造的。並且現在的奉票，價值一天不如一天，就是發行的紙幣無限制的緣故。聽說已過二十萬元。唉！東三省人們啊，這是你們的負擔啊！

山西自從去年九月底出兵攻奉，因為不慣野戰，同時馮軍在豫失利不能北上援助的緣故，所以北方國民革命軍北路雖近南口，中路雖到北京西山，東路過定州唐縣，眼看着勢力孤單，不能一下子把奉系軍閥，趕出山海關外。所以退回來，取深溝高壘的守勢。山西西南兩面是黃河，東北兩面是叢山峻嶺。東面有樓樞（十四年冬樊鍾秀侵晉的地點），娘子，龍泉等關。北面有平型，雁門，寧武，偏關等關。

山西自去年十月底變更戰略後，奉系軍閥，以為不趁此南中無後顧時機解決山西，將來實不勝其憂慮。故於十二月中，傾力來攻。大約三四方面軍攻龍泉關，張作相率湯玉麟高維嶽等軍，攻平型關雁門關等。無奈力不從心，鎗砲彈藥，耗費無數。傷亡人數，聽說有兩萬多。而山西却絲毫無傷。外間不察，以為山西

危險。南中人士，尤深慮，以為山西恐守不住。實則稍明晉人的歷史及地理者，當能熟斷。

山西取守勢後，傷亡人數，不足一千，砲彈消耗尤少。蓋實行不到有效距離不打的命令。馮軍在徐州附近大捷的時候，亦是奉軍攻晉最劇，而受創最烈的時候。後來他們自知大事不好，又恐怕山西出擊，所以用飛機在太原丟擲炸彈，用綏遠土匪式的騎兵，侵打偏關，無非擾亂人心牽制兵力的意思，山西固然不敢自滿，懈於防範，然等到軍到濟南，馮軍到順德的時候，必定毫不遲疑的奮力出擊，以斷奉系軍閥的歸路。他們倒也乖覺，一點點向後退了，我們亦不追。但是眼看著我們那班為帝國主義者壓迫，在軍閥手下當兵的可憐弟兄，實在難受。因為他們喫的小米高粱，穿的棉衣，在這冰天雪地中打仗，實在受不住。故山西當局現用飛機散放傳單，招撫他們，頗有効力。以上都是現在北方國民革命軍實在的狀況。至于商徐兩總指揮的雄健奮發，只知絕對服從命令，努力向前進步，恐怕比起南中一兩位總指揮，還有稍好的地方。所有前線官兵的生活，精神，亦都舒適暢達，本人就是前線的一份子。

蕭朗見

一月二十日山西陽明堡

蕭先生的通信，原有兩段。前一段敘山西的現情，一定是讀

現代評論 第七卷 第一百六十六期

者極喜歡看的，并希望如蕭先生所言，馮軍到順德的時候，山西國民革命軍，毫不遲疑的，奮力出擊。蕭先生對山西的煤同鐵并提，這裏稍稍有點誤會。山西的鐵，在製鐵事業，發達的今日，沒有多大的價值，外國人是看不起的。然而那廣大無邊的煤田，無論是誰，見了都要垂涎三尺。蕭先生對於中央黨部意見大概是說：惡化固然不可不極力的防避，腐化也不能不極力的避免。議論甚是正大，我們很表同情。可惜本刊扼於篇幅，不能把全文登出，這是要請蕭先生和讀者原諒的。記者代答蕭先生一聲：現在南方稍有心肝的黨員，都正在從事實上找出一條路徑，按那個原則做下去。記者

劉秉麟 著 各國社會運動史 上册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近年來農工運動，婦女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而關於社會運動社會思想之出版品，亦多重床疊架，記載紛繁，讀者每苦其無系統可尋。本書純用歷史家的眼光，搜集各國此項史料，並將當時最重要之思想，與最重要之組織，貫散成統，輯成一書。為欲透澈社會運動之根源，及無產政黨之組織者，所不可不讀。際茲二十世紀社會思想發達之時，歐美各大學中，多增設社會運動史一科。中國各校，最近亦多添設，是此書同時可以供各學校教科之用。全書分二冊，現上卷已出版，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九

近世資本主義發展史

法國賽亨利教授著

胡鴻勳譯 實價六角半

馬克新以為資本主義是乘中古行會制度破壞之後，獲得生產工具，藉政府助力，宰制勞工的。這個理論健全嗎？資本主義的成立是這樣的容是嗎？要研究資本主義。不可不知道它演進的歷史，要知道資本主義演進的歷史，不可不體察教授這本重要著作。

可氏以為「今日之資本主義，由容轉讓累積之增多；貨物及證券交易以及新式銀行之興起；巨資企業之發達；舊制度之衰廢與新國家制度之代制；信用事業之推廣；以及國際間與個人間謀利之競爭。」全書三百餘頁，把資本主義之發展，用歷史家的眼光，源源四幅的敘述出來。譯筆又正確於利，與一般譯品不同。附錄參攷書目，更能與讀者一種研究的便利。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四馬路北) 新月書店

中國國民黨中央日報出版

-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精神
-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臆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八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四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行 漢口路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二二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佑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電話九〇三號 七五〇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